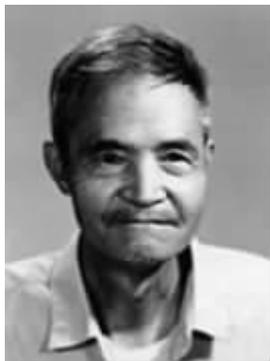


中医文献学家吴考槃对《伤寒论》的研究述要

吴承玉¹ 吴承艳²

(1.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,江苏南京 210046; 2.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献研究所,江苏南京 210046)



吴考槃教授

摘要 吴考槃教授是国内著名的研究《伤寒杂病论》的大家,他不仅在《伤寒论》的校勘、训诂、注解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,对《伤寒论》的编次、辨证施治、方药等医理也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。吴老十分注重《伤寒论》的编次,认为原文章节次序有一定条理系统,不可随意变动顺序;认为《伤寒论》的体例安排的极其巧妙,循序渐进,层层剖析。吴老总结《伤寒论》所用药物 88 种,并对药物进行剖析,以启发后学者对药物的掌握使用。吴老对《伤寒论》制方思想分析透彻,提示后人仲景制方原则不是一方一病,而是一方多病,对证就好。对《伤寒论》施治大法吴老总结为:表则宜汗,里则宜下,先表后里,先汗后下,此常法也,先里后表,先下后汗,此变法也,需知常达变。

关键词 吴考槃 学术思想 伤寒论

中图分类号 R222.29 **文献标志码** A

文章编号 1672-397X(2016)12-0001-03

吴考槃(1903—1993),名隐亭,号保神,江苏海门人,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,当代著名中医学家、中医文献学家、中医教育学家^[1],从事中医教学、科研、临床工作七十余年。吴老作为国内著名的研究《伤寒杂病论》大家,年仅 21 岁(1924 年)即以深厚的功底撰《百大名家合注伤寒论》《金匱要略五十家注》,后又有《麻黄汤六十五方释义》等书问世。著名中医学家秦伯未先生在《百大名家合注伤寒论》序中赞其曰:“曲者辟之,直者彰之,破千古之歧说而归于一。”^[2]吴老不仅在《伤寒论》的校勘、训诂、注解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,对《伤寒论》的编次、辨证施治、方药等医理也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。兹仅就吴老对《伤寒论》的研究略陈一二,供同道参考。

1 《伤寒论》之教材

吴老认为《伤寒论》是一部价值很高的古典医籍,是中医院校的必修课。全书相互连贯,应全面学习,而现在所用的《伤寒论选读》教材并不能反映《伤寒论》的全貌。同时,诸如《伤寒论条辨》《伤寒来苏集》《伤寒贯珠集》《伤寒溯源集》等书均为编者根据自己的意思对《伤寒论》重新进行了编次,但这样一来《伤寒论》的编次就难以统一。成都中医学院主编的《伤寒论讲义》二版是较好的版本,此讲义保持传统《伤寒论》397 条的说法,而初

稿据宋本则是 398 条,其主要原因是条文组合上不统一,有的应分开而未分开,应合并的未合并。此外,条文的前后变动不是不可以,但要动得合理,如果认为原书条文不是很合理,但自行调整后也不合理,那就暂时不要动。《伤寒论》原来的编次,无论是张仲景手定的还是王叔和撰次的,或者是后来人的,都是通过深思熟虑、反复推敲的,绝不是无的放矢,随意编排,所以要移动或删除别人的东西,要走好三步棋:一是要了解原作者的依据,二是错在哪里,三是你移动、删除的根据,没有这三条,是不好随便动手的^[3]。

2 《伤寒论》之编次

《伤寒论》传至宋代,有“治平”和“成无己注解”两种版本,但都记载为仲景述,王叔和撰次。自明清以来,注家林立,吴老将其归纳为两种:一为依次顺序,暂定为原本;一为分类重次,暂定为移本。对于原本,《伤寒论残注》凡例说:“辨太阳病脉证并治至劳复止,其章节起止照应”,于此可知原本章节次序是有一定的所谓条理系统,并不是散漫无准则的。如桂枝加葛根汤为下文葛根汤作了引子,桂枝麻黄各半汤为下文麻黄汤的伏线,以及《辨太阳病脉证并治》中:“伤寒脉浮,发热无汗,其表不解者,不可与白虎汤”条,隐示十二条“时时恶风”和“背微恶

基金项目: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(13LSB007);江苏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(BK20131418);江苏省中医药局项目(LB09020);江苏高校优势学科(中医学)资助项目

寒”不是表证等。这样有深远意义的相互对照的条文在《伤寒论》中很多,可见原本的编次确是经过一番细致而周详考虑的,是比较合理的。对于移本,吴老以小柴胡汤为例,对一般移本的编次进行了分析。如柴胡汤证与少阳证:柴胡汤证如果等于少阳证,为何原文所列少阳的症状,不论提纲也好,中风、伤寒也好,和柴胡汤证所列症状大不相同,而提纲证所列三症,两症都同阳明中风(《辨阳明病脉证并治》:“阳明中风,口苦咽干)一样。若柴胡汤证与少阳证不可等同,则移本的和而倡之也好,同然一辞也好,对于继承和发扬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。余如《辨太阳病脉证并治》桂枝汤、麻黄汤的各立门户,《辨阳明病脉证并治》中四逆汤移入少阴篇,似阳明但有实热而无虚寒,这些移列使原文但有正面而无反面,但有其长,无有其变,将活泼的文字变成呆板的东西^[9]。

3 《伤寒论》之沿革

对于《伤寒论》的沿革,历代医家多有争议。《伤寒类证辨惑》曰:“仲景之书,六经至劳复而已,其间具三百九十七法,一百一十三方,纤悉具备,有条而不紊也。辨脉法、平脉法、伤寒例三篇,叔和采摭群书,附以己意,虽间有仲景说,实三百九十七法之外者也。又痉湿喝三种一篇,出《金匱要略》,叔和虑其与伤寒相似,故编入六经之右。又有汗吐下不可,并汗吐下各证,叔和重集于篇末,比六经中寻检易见也。今一以仲景书为正,其非仲景书者悉去之,庶使真伪必分,至理不繁,易于学者也。”从此,方中行《伤寒论条辨》、喻昌《尚论篇》、柯琴《伤寒论注》等,悉宗其说,直至现在,为通行本的由来。吴老对《伤寒论》的沿革则有自己的看法,他认为《伤寒例》等于前言,辨脉平脉等于题外,痉湿喝云,故此见之。汗吐下不可,发汗吐下后云,重集易见,撰次者都是自己作的交代,因而正文六经至劳复,不言而明。^[4]

4 《伤寒论》之体例

吴老认为《伤寒论》的体例安排极其巧妙。如太阳病上篇“桂枝本为解肌”,以“其后必吐脓血也”四条举例言之。首条是说桂枝汤的主要功用是解肌,如果脉浮紧,则是麻黄汤证,不适合用桂枝汤。推之脉浮缓,而与麻黄汤,风以寒治,其误则一,故曰:“常须悟此,勿令误也。”首句“本”字,末句“误”字,是前后相互对照的。次条和首条是反接章法。“酒客”对首条“其人”而言,首条言非桂枝证,不可与桂枝汤,是以反面来推出正面,以常法出示变法。三条是与次条对等的章法,再向前推出隅反的方法,以喘家的治法来隅反酒客的治法。末条是承上启下的

文字,说明桂枝汤如果用得不当,有害无益,以总结上文,为下文诸多桂枝的误治加减条文张本。吴老赞赏仲景“此等一步紧一步、一层深一层的启人辨治方法,真不啻大匠与人巧,而有才秀之叹的。”^[4]

5 《伤寒论》之方药剖析与制方思想

吴老总结《伤寒论》所用药物 88 种,发现其源于《神农本草经》《汤液经法》,并将常用药进行归纳剖析。如发汗用麻黄,《神农本草经》谓:“麻黄,味苦温,主中风伤寒,头痛温疟,发表出汗,去邪热气,止咳逆上气”,在《伤寒论》中不论病在三阴三阳,风寒温病,凡宜发汗而解的,都唯麻黄是用。如攻下用大黄,《神农本草经》谓:“大黄,味苦寒,主下瘀血,血闭寒热,破癥瘕积聚,留饮宿食,荡涤肠胃,推陈致新,通利水谷道,调中化食安和五藏。”《伤寒论》中用及大黄各方都不越这一主治范围,主治功效有攻结、攻痞、下燥屎、下瘀血、润脾约等。如利小便用茯苓,《神农本草经》谓:“茯苓,味甘平,主……利小便”,《伤寒论》中主利小便诸方,有五苓散、猪苓汤、真武汤、茯苓甘草汤等,都以茯苓为要药。^{[5][2]}吴老对主方君药的剖析如此细腻精致,启发了后学者对药物的掌握使用,在熟记理解经方君药的基础上,尚需择其要药,灵活应用。

吴老对《伤寒论》制方思想理解深彻。他指出:“即以方治而言,有谓桂枝汤是专治太阳中风的,柴胡汤是少阳主方的,大承气汤是专治阳明的,四逆汤是专治三阴的,等等。而三阳既有表实热,也有里虚寒;三阴既有里虚寒,也有表实热。桂枝汤是三阴三阳的通治方,不是太阳病专治方;柴胡汤不是少阳病专用方,而是三阴三阳通用方;四逆汤三阴可用,三阳亦可用;大承气汤阳明可用,少阴亦可用。……桂枝柴胡、承气四逆,三阳也好,三阴也好,对证就好。”^{[5][1]}吴老对仲景制方思想的灵活理解,提示后人仲景制方原则不是一方一病,而是一方多病,对证就好,揭示了辨证用方选药的重要。

吴老认为,《伤寒论》是仲景承先启后的一部方书,其中的 113 方有众方、加减方、创作方、单方之别。众方为古来传统效方,如桂枝汤、麻黄汤等;加减方为病证同中求异,必须加减某些佐药使之更适合病情的方剂,如桂枝加葛根汤、桂枝去芍药汤等;创作方是在临床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药方,如甘草干姜汤、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等以全部药名冠方的方剂;单方即《神农本草经》所谓单行,来自民间的验方,如蜜煎导、甘草汤等。药有专长、兼长的不同,故有用至几十次的,如桂枝、甘草等是,有只用一两次的,如桔梗、贝母等是。其方药关系,有一味出入治即不同的,如麻黄汤与麻杏石甘汤,是桂枝

与石膏的不同,治就不同,而桂枝与石膏同用的大青龙汤,治有不同;还有药品同而分量不同,治又不同。针对这些同异药方,看上去好像五花八门、错综复杂,实则异曲同工。吴老鼓励后学,只要神而明之,融会而通之,此道真传,是不难攀登的^[4]。充分体现了吴老雄厚的经方功底与丰富临床经验的积淀,更是对当今经方应用于临床的现实指导。

6 《伤寒论》之辨证施治思想

吴老指出:辨证施治,是《伤寒论》撰用《素》、《难》精神,而为后世理法方药的规矩准则,无论在色脉、表里、寒热、虚实方面都有其一套理论体系^[6]。

如辨色。《素问·举痛论》曰:“视其五色,黄赤为热,白为寒,青黑为痛,此所谓视而可见者也。”《难经》六十一难曰:“望而知之谓之神,以外知之曰圣。”《伤寒论》即撰用《素问》《难经》之义而辨其病之阴阳、表里、寒热、虚实而施治的。如《辨阳明病脉证并治》曰:“太阴者,身当发黄,若小便自利者,不能发黄。”又曰:“伤寒发汗已,身目发黄……以寒湿中求之。”又曰:“伤寒瘀热在里,身必发黄。”这一系列发黄,是寒是热,还须以小便是否通利来区别。以明黄之为热,以小便是否通利来判断。《辨少阴病脉证并治》曰:“小便白者,以下焦虚有寒。”《辨厥阴病脉证并治》曰:“小便利色白者,此热除也。”此又申明黄之非热,尤以小便是否色白来辨别。

如辨脉。《伤寒论》凭脉辨证是撰用《素问》的《平人氣象论》冠首、《难经》的独取寸口为第一之旨而演其所知的。如以大小言,《辨少阳病脉证并治》曰:“三阳合病,脉浮大上关上”,又曰:“伤寒三月,少阳脉小者,欲已也”,此处是撰《素问》“大则邪至,小则平”而说的。而《辨太阳病脉证并治》曰:“大为虚”,又曰:“关脉小细沉紧,名曰藏结”,一实一虚,一为欲已,一为藏结,难以判断,故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》曰:“四变之动,脉与之上下。”

辨阴阳。《素问·金匱真言论》中有“阴中之阳”“阳中之阴”“阴中之阴”“阳中之阳”的说法。《素问·阴阳离合论》曰:“阴阳者,数之可十,推之可百,数之可千,推之可万。”以病证言,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曰:“阳虚则外寒,阴虚则内热,阳盛则外热,阴盛则内寒。”《伤寒论》据《素问》中的阴阳学说自成其阴阳体系,对辨证具有深远的意义。

辨表里。外为表,内为里,三阳为外为表,三阴为内为里,阳为阴表,阴为阳里。三阳之中太阳为表之表,阳明为表之里,少阳为表之半表里;三阴之中太阴为里之表,厥阴为里之里,少阴为里之半表里。

一般辨证,表病传里,为由轻而重,里病出表,为由重而轻。

辨寒热。寒热是病机的症状。《伤寒论》397条中言及寒热的有212条之多。对寒热病症应仔细分析,宜深切注意。《左传》云:“阴淫寒疾,阳淫热疾。”故在《辨太阳病脉证并治》篇中分别提出了中风、伤寒、温病的概念。“太阳病,发热……脉缓者,名为中风。太阳病,或已发热,或未发热,必恶寒……脉阴阳俱紧者,名曰伤寒。”以风、热为阳,寒、紧为阴,故发热脉缓为中风,恶寒脉紧为伤寒。又曰“太阳病,发热而渴,不恶寒者,为温病。”言渴为热甚,故为温病,以明中风、伤寒都是不渴的。

辨虚实。虚实为诊断疾病的关键。不仅有表虚里虚、表实里实的不同,且有表虚里实、表实里虚的各异,或虚中夹实、实中夹虚及虚多实少、实多虚少和虚实真假的区别。

施治大法:表则宜汗,里则宜下,先表后里,先汗后下,此变法也。知常必须知变,通常必须达变,随其病之所宜而常之变之,此即《伤寒论》施治之圆机活法。

吴老认为,仲景之学术思想,可谓生动活泼,匠心独出,格调清拔,自成一家的^{[5][6]}。他在《伤寒论之讨论》^[7]一文中阐述伤寒论之价值谓:“华佗即赞为天下活人书,皇甫谧称其方‘用之多验’,吴澄谓其文‘焕然三代’。而最为人所心醉者,浅学读之得其浅,深学读之得其深,可以在有方处效其用,无方处会其神,诚可实可贵之杰作也。”可见吴老对《伤寒论》研究之透彻与深入,值得后学敬仰与学习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吴承玉,吴承艳.中国中医昆仑:吴考槃卷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11:1.
- [2] 吴考槃.百大名家合注伤寒论[M].上海:上海千顷堂书局,1924:2.
- [3] 顾武军.吴考槃谈《伤寒论》[J].湖北中医杂志,1982(2):16.
- [4] 吴考槃.伤寒论概况[J].中医药学报,1981(2):9.
- [5] 吴考槃.医学求真[M].北京: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1990.
- [6] 吴考槃.《伤寒论》辨证施治简析[J].中医药学报,1984(2):1.
- [7] 吴考槃.伤寒论之讨论[J].上海中医药杂志,1955(7):22.

第一作者:吴承玉(1950—),女,硕士,教授,博士研究生导师,从事中医藏象辨证系统规范研究。

通讯作者:吴承艳,博士,研究员,博士研究生导师。chengyanwu1999@163.com

收稿日期:2016-08-05

编辑:吴宁